

纽约公共图书馆力排众议大改造

本报记者 陈 璐

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耗资3亿美元重新设计和改造其位于曼哈顿第五大道的旗舰建筑的计划遭到不少反对,目前,图书馆正力图迅速解决这些“障碍”,以便尽快实施改造项目。

耗资达10亿美元

这个被称为“中央图书馆计划”的项目于2008年宣布,预计2014年彻底竣工,但受经济衰退影响,加之图书馆领导层变动,计划被搁置。到今年2月,图书馆又逐步将计划重新提上日程。根据当时的报道,图书馆董事会已批准由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在改造后的主体建筑内设计一个流通图书馆,以及在分馆开展教育项目试点计划。

“中央图书馆计划”意图把图书馆改造成一个包括流通图书馆、众多计算机终端和咖啡馆在内的综合性场所,翠贝卡公司和喜达屋资本集团将注入资本,打造一个内含图书馆的酒店公寓大厦。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商务图书馆和中曼哈顿分馆将被卖掉,其馆藏和服务并入主馆,在重新配置完成前不会关闭。有关工作人员表示,在主馆中,将有两个主要的存储区域,150万册书仍将存储在布莱恩特公园下方的书库里,而逾200万册非流通藏书将被迁到楼里的其他地方或新泽西的书库里。

纽约公共图书馆馆长安东尼·马克思说,任何需要从新泽西书库调出的书都可以在24小时内通过区域、交付在主馆看到。改建后的主馆将成为美国最大的流通图书馆,拥有更多可公开借阅的藏书。“图书馆关门后,我们也



纽约公共图书馆进行改造时,并未停止为市民提供服务。图为2011年该图书馆改造时的外观。 本报记者 叶 飞 摄

将提供书籍的浏览服务,读者在放假期间也可以在家里通过网络订阅图书,书架上的珍贵藏书相信也会获得学者和研究者的喜爱。”同时,由于希望这里能成为纽约的创作中心,该计划打算将主馆办公室设计成一个可容纳400多作者和研究人员的工作空间,并将开放时间由目前的晚上8点延长到11点。此外,图书馆希望通过与纽约教育部门合作,将在线目录引入公立学校,为学生提供英语和计算机类课程,以及课后辅导和家庭作业帮助。目前,约有50所学校加入试点计划。据了解,整个项目预计耗资10亿美元,3亿美元被用于翻修主馆。其中1.5亿美元来自市政拨款,其余靠捐赠和变卖资产获得。

争议不绝于耳

一些专家对改造表示支持。

建设委员会名誉主席和联合主席马歇尔·罗斯力挺马克思,在2008年向图书馆捐赠1亿美元的斯蒂芬·施瓦茨曼也很高兴看到计划回到正轨。“整个项目又开始充满活力了,当它完成时,人们将大为惊喜。”

然而,一直以来,项目就伴随着很多来自学者、作家和普通读者的反对声音。批评者认为,改造无论对历史建筑还是对藏书,尤其是研究类书籍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他们担心项目将削弱纽约公共图书馆作为参考图书馆中心领军者的角色,使其变成类似星巴克的地方。纽约市民吉姆·马丁说:“综合性建筑是公共图书系统与房地产开发商、投资商妥协 and 勾结的产物,是对研究型图书馆的破坏。”艾姆赫斯特学院研究拉丁文化的伊兰·斯塔文思教授也表示:“重新定位后的图

书馆,研究和学术机构的成分少了,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时尚场所的成分多了——比起知识深度来,它更多地与娱乐有关。这种变化会给研究带来巨大的不利影响。”

项目完成后,预计每年的到访者将从150万增长到400万,这让批评者不免担心新建图书馆的拥挤程度将大幅攀升。55岁的曼哈顿居民唐纳德·琼斯一周内多次在曼哈顿分馆使用电脑:“现在用电脑的人就够多了,将来会更糟。”另外,改造和搬运势必会影响相关书籍的使用,人们不知道图书馆将花费多长时间才能把图书从仓库里重新弄出来。

对此,马克思表示,图书馆将不会太挤,因为改造将创造出多达2万平方英尺的公共空间。他说,图书馆将研究哪些书使用率低,大部分主要的研究型图书都保存下来了,搬出的书籍将设有条形码,便于寻找和发送。至于批评者提出的“与其在这上面浪费巨款,还不如把这些钱花到翻修情况日益恶化的图书馆分馆上”,马克思说,只是整修中曼哈顿分馆就要耗资约1.5亿美元,还要关闭图书馆两年,而卖掉它以及科学图书馆,将为整个系统注入1000万美元至1500万美元,可以用于投资其他更重要的研究项目。

力排众议实施改造

4月初,一些学者发起抗议,迄今为止已有超过200人在抗议书上签名,其中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巴黎评论》的编辑洛林·斯坦

因。抗议书的起草者之一、社会科学教授琼·斯科特称,由于目前不在馆的书籍往往要比在馆的需要更长时间获得,他质疑图书馆对搬到新泽西州的书可以在24小时内使用的承诺。本月初,历史学教授格拉夫顿在大学报纸专栏上写道:“每当我想起纽约公共图书馆这个伟大的图书馆已经变成一个大的网络咖啡屋,都会痛苦不堪。”但最近,格拉夫顿又表示如果真能像马克思保证的那样,至少有两百万册图书继续留在图书馆,还是可以接受的。

马克思坚称改造计划意义深远,他认为,该计划很好地履行了图书馆对书籍保存和研究工作的承诺,体现了其为更好地满足广大市民需求所做出的努力。“图书馆界正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和它一起变。”不过,图书馆也承认,出售两个曼哈顿分馆这一变革确实是太大了,可以说是对传统意义上的图书馆的颠覆。为此,过去几个星期里,马克思频繁在《赫芬顿邮报》和高等教育内刊上发表文章,并现身电台和电视台,还组建了一个包括质疑者在内的顾问小组,成员有哈佛大学法律教授安妮特·戈登·里德、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历史学教授大卫·纳沙和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安东尼·格拉夫顿等著名学者。

马克思表示,他们将考虑学术界的反对意见,“学术界关心的就是我们关心的。”他愿意在线公布对计划的质疑和意见,并面对面收集其他相关问题。不过,图书馆尽快实施改造项目的决心仍未改变,他们将在改造过程中对上述问题进行认真考虑。



日本筹建全球首家“漫画大学”

禾 泽

近日,日本上田学园宣布,计划将其在大阪设立的“大阪综合设计专门学校”升格为“大阪综合漫画艺术工科大学”,并已向文部省提出了申请。如果进展顺利,该校将于明年4月诞生,成为全球第一所以漫画为主要专业的“漫画大学”。据悉,这所大学将只开设漫画及相关专业课程,专门培养漫画方面的人才,以及能够使用数码技术创造漫画相关产品的专家。

此次筹建“漫画大学”,旨在担负起推动“酷日本”文化出口的任务。“酷日本”是日本“数字好莱坞大学”校长杉山知之提出的日本文化概念,是描绘日本现代文化的新词汇。其背景是日本文化界人士纷纷呼吁政府打造和发展强势的“新文化产业”。

杉山知之认为,日本发展“新文化产业”,首先要注意的是在世界范围内保护知识产权;其次要提高动漫创作人员的待遇;此外,还应把所有产业都作为内容产业的舞台,把出口“酷日本”文化当成国策,在世界上培养更多的日本游戏迷和日本动漫迷。他指出,数码技术和信息通信设备是日本的优势,特别是日本关西地区,不仅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且有极具竞争力的新技术。为更好地发展漫画产业,必须将漫画艺术和数字技术相融合,创作出两者完美结合的作品,这就需要培养新型数字人才。

据悉,“漫画大学”的目标是建设成一所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电脑软硬件设施和资源丰富的网络教学环境的大学,培养专业技能型人才,帮助他们完成最新的课题计划并成为新型动漫专家,为漫画产业发展做出贡献。该校负责人称,希望通过新学校的设立,将日本漫画文化传播到中国、韩国乃至全球。

日本文部省称,迄今为止,这是头一家以“漫画”作为大学名称的学校。文部省将对该大学的办学条件等进行审核,预计将于今年10月未宣布是否批准。

英国圆屋剧场推出“呼吁创意”计划

樊 炜

致力于汇集青少年创意力量的英国伦敦圆屋剧场,日前推出一个名为“呼吁创意”的全球创意机构联网计划。该计划旨在通过全球相关组织机构的合作,展示青少年创造的优秀艺术作品,在交流经验和技术的同时传递创意,并促使青少年更充分地运用聪明才智创造社会价值。

“呼吁创意”由合作计划、研讨会和艺术节三阶段活动组成。合作计划阶段,全球各艺术机构的合作者将针对创意和传播优秀艺术品展开行动。从2012年起,各成员机构将与圆屋剧场洽谈具体合作意向,他们将提交为青少年提供创意机会的合作方案,并选出一系列年度计划。研讨会将于2013年召开,全球各地的艺术机构成员将分享他们的经验,并在与青少年的合作中开展进一步实践。艺术节将于2014年在圆屋剧场举办,主要展示青少年创作的优秀艺术作品。

作为“呼吁创意”计划的发起者,圆屋剧场一直是英国创意文化独具特色的标志。原为蒸汽发动机修理棚的圆屋建立于1846年,由于技术的飞速发展,它很快就被淘汰。尽管如此,凭借建筑上的优雅细节和铸铁、锻铁在支撑石板屋顶上的创新使用,圆屋被确认为19世纪中叶建筑界的突出代表。1964年,剧作家阿诺德·威斯科尔在圆屋发起工会运动,圆屋由此成为新锐艺术场地,很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最具传奇色彩和令人难忘的文艺演出都在这里上演,包括吉米·亨德里克斯、平克·弗洛伊德、彼得·布鲁克等艺术家的表演和纽约生活剧场的驻场演出等。经历了近20年的辉煌后,圆屋在1983年由于缺乏资金而关闭。直到1996年,当地商人特克勒·诺曼买下圆屋剧场,才使其起死回生。2006年,圆屋剧场重建之后,表演场地得到恢复,还建起了一个针对11至25岁青少年的国家创意中心。这次重建给圆屋剧场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发展国际艺术的长期项目。自此,青少年事务成为圆屋剧场的工作重点。如今,圆屋剧场为全世界24个国家的艺术工作室提供针对11至25岁的艺术创意计划时间表,设施包括电视、广播和音乐制作工作室以及艺术表演排练室,资金大多来自个人、信托、企业赞助和公共资助。

▲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院儿童博物馆用孩子容易理解的方式展出韩国历史、文化,注重体验式教育,培养孩子对韩国文化遗产的兴趣与好奇。图为4月5日,一名小观众在妈妈的要求下,在标有世界各地的假面和假面舞的地图前找出韩国假面。 本报记者 宋佳旭 摄

普乐寺修缮工程开工仪式在承德举行

(上接第一版)加强施工中的安全管理,将文物保护与展示利用有机结合,努力做到工程修缮完工之日就是开放利用之时。要狠抓质量,锻炼队伍,从全国范围内组织、调度优秀的专业队伍参与承德保护工程。要加强管理,完善服务。严格控制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遗产区和缓冲区内可能影响环境景观的建设活动,对于文物古迹的复建更要特别慎重,把主要精力放在“保真”而不是“造假”上,切实维护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坚持文化遗产的公益属性,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于2010年正式启动,是我国继西藏布达拉宫历史

建筑群保护工程、长城保护工程之后的又一重大文物保护工程。该工程共包含古建筑保护、安消防(含防雷)、文物科技保护、遗址保护、文物保护基础工作五大类项目,截至2011年已开工23项(含3个试验段),计划2012年开工52项,2014年年底争取完成除工程报告研究出版项目外的所有修缮工程。普乐寺始建于1766年,是清乾隆皇帝平定西北叛乱后修建的寺庙,是民族团结的象征,其汉、藏结合的建筑形式极富特色,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价值。普乐寺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世界文化遗产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部业务主管社会组织工作会议召开

(上接第一版)

杨志今指出,近几年文化部业务主管的社会组织逐步走向规范,但是仍有部分社会组织存在超龄超届、管理制度不健全、违规举办活动等問題。希望各社会组织以领导班子建设、内部管理制度建设、党组织建设为重点,逐步提高社会组织业务活动的质量,建立科学、可行的现代社会组织管理运行体制和机制,使社会组织管理工作朝着更加规范、科学的方向发展,为更好地服务社会、参与文化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

杨志今强调,作为业务主管单位,文化部多年来明确“监督、管理、指导、协调、服务”的工作方针,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不断完善组织机构,推动社会组织建设朝着规范、科学、健康的方向推进。今后开展社会组织管理工作需注意四点:一是提高服务意识;二是

依法管理、规范管理社会组织;三是加强社会组织的分类管理;四是进一步做好协调服务工作。衷心希望各社会组织相互借鉴有益经验和成功做法,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依法治会、依法管会,齐心协力、扎实工作,共同为社会服务,为繁荣和发展社会文化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文化部办公厅副主任熊远明在会上对《文化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文化部业务主管的社会组织开展各类活动的通知》作详细解释说明。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社团管理处处长刘锋就规范社会组织活动和部署年检工作作了说明。中国演艺技术设备协会、中国合唱协会、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4家社会组织的代表作会议交流发言,文化部业务主管的112个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参会。

第二届中国画节暨第五届文展会在潍坊举办

(上接第一版)此外,还有民间艺术精品展、时尚艺术展、古典家具及木雕根艺展、中国玉文化展、陶瓷艺术展、现代工艺美术精品展等。

中国画节是文展会的子品牌,举办的展览集中了刘大为、冯远、郭怡琮等著名画家的作品,包

括“中国画学会创会成员作品展”“当代中国画家个人特别展”和“中国画学会学术推荐展”等。

本届文展会与中国画节共进行4天,期间还将举办首届“潍水春”群众文艺会演、中国画论坛、中国紫砂收藏鉴赏高峰论坛等活动。

科隆：重树现当代艺术展权威

杰 夕

4月18日,为期5天的科隆艺术展在德国科隆展览中心11号馆开幕,这个历史最为悠久的现当代艺术展会迎来了第46个生日。来自全世界24个国家的200余家画廊参加了此次展会,带来1000余名现当代艺术家的优秀作品,涵盖现代经典、战后艺术和现代艺术几个时期,囊括绘画、雕塑、摄影、装置艺术等众多门类。展览预期将吸引6万余观众,业界对交易额也是非常看好。然而,就在几年前,这个艺术展还被视为“鸡肋”。

现当代艺术展鼻祖

1967年,德国艺术品收藏家海恩·史蒂恩克、鲁道夫·茨维纳尔为振兴孱弱的现当代艺术品市场,在科隆举办了一次以现当代艺术作品为对象的交易会,命名为“科隆艺术市场”,它便是科隆艺术展的前身。此前,现当代艺术品市场交易条件并不好,当时颇具知名度的美国芝加哥第57街艺术展和密歇根安·阿尔伯艺术展都是面向艺术家个人的,交易场所也只是街道等公共场所。“科隆艺术市场”是首个以商业画廊为目标群体、将现当代艺术贸易

作为主要目标,并向参展商提供与画廊条件相当的展位用于展出交易的艺术展会。

事实上,两位创始人对于“科隆艺术市场”并没有长远规划,最初他们的目标是推广由德国青年艺术家创作的新艺术作品,希望将这些艺术家推荐到国际市场,吸引新的买家购买作品。当时二战刚结束,战后现代艺术在德国复兴,人们对现代艺术的态度也有所转变;但是德国现当代艺术品交易市场仍然低迷,“科隆艺术市场”的出现为毫无生气的西德艺术品市场带去了活力,使科隆一跃成为新兴的、令人瞩目的世界现当代艺术中心。

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科隆艺术展迎来鼎盛时期,无数德国艺术家和收藏家通过这一展会在国际艺术界取得巨大成就,展会也因此成为世界各地重量级画艺术展的前身。此前,现当代艺术品市场交易条件并不好,当时颇具知名度的美国芝加哥第57街艺术展和密歇根安·阿尔伯艺术展都是面向艺术家个人的,交易场所也只是街道等公共场所。“科隆艺术市场”是首个以商业画廊为目标群体、将现当代艺术贸易

从固步自封到大力改革

体量过大、管理混乱、缺乏精品……在现当代艺术品市场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的同时,这个现当代艺术品展会的鼻祖似乎已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伴随着展会质量下滑,重要的画廊、收藏家甚至普通观众开始不断流失。同时,柏林作为现当代艺术的新兴城市,用低廉的租金不断吸引着新晋艺术家、收藏家和画廊的目光,很多艺术家和画廊迁徙到了柏林。1996年,柏林举办的“艺术论坛”成为科隆艺术节的劲敌。

不过,在一些德国专家看来,打败科隆艺术节的不不是作为新艺术中心兴起的柏林、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更不是“变得小气的收藏家”——一成不变的结构、不具鲜明特色的形式、缺乏想象力的展品让这个曾以“世界第一”闻名一时的展会淡出国际艺术界的视线。

4年前,出生在瑞士苏黎世的美国人丹尼尔·哈格开始掌舵科隆艺术展,对这个老艺术展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果断地将参展商从300家削减到200家,关掉展会的两个展厅,提高展品的

参展标准,以此结束展会重量不重质的错误发展趋势。他聘请艺术大师拉士罗·摩荷里·那基的孙子负责展会光线设计,并亲自负责联系画廊。其间,他观摩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艺术博览会开幕式,拜访了科隆艺术展以前的“大客户”,希望能够找回流失的资源。

哈格的努力获得了回报。2008年,从参展商到艺术品到交易额,科隆艺术展迎来了一次全面的新高峰。随着展会的大规模改革,科隆也再一次作为欧洲现当代艺术品中心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Eigen+Art画廊的负责人盖尔德·哈利·吕贝克说:“我们每年在全球参加的艺术展共有12个,从香港到伦敦,从迈阿密到巴塞爾。坦白讲,现在艺术品交易市场的流动性在不断减小,我们必须得在比较中选择一个最中意的展会。”他们的选择正是科隆艺术展,原因很简单——在这里他们获得了最大的交易额。

创新尝试不会止步

展会的重新复苏令哈格饱受赞誉,然而,这位野心勃勃的展会负责人并未因此止步。今年,科隆艺术展又一次以崭新的面貌与

观众见面了,其与美国“纽约新艺术销售商联盟”的首次牵手无疑将成为最大看点,后者携32家美国知名画廊参加展会,科隆方面也将为其提供独立的展览空间。哈格表示,2004年,“纽约新艺术销售商联盟”作为新晋画廊的交流平台成立,在年轻艺术家中有着很强的号召力,此外,该联盟对参展艺术品的选择有一套严格标准,这无形中为展品增加了一层过滤器,提高了参展艺术品的含金量。

从参展画廊的所属区域来讲,200个参展商中,来自柏林的就多达32家,除了少数来自亚洲、南美的画廊外,大多数是欧洲画廊,这些画廊与“纽约新艺术销售商联盟”的联手丰富了艺术品的来源,扩大了展会的外延。

4年前还被视为“鸡肋”的科隆艺术展,如今已经重拾往日魅力。在这个不惧怕改变、乐于尝试、善于创新的艺术展上,世界重量级画廊与冉冉升起的新星共聚一堂、展示风采。现在,科隆艺术展正在等待参展画廊交易额的最終数字,这将决定那些世界一流的画廊还会不会出现在明年的展会上。